

橘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对/李乐

插画 何朝霞

长的老农，哪里
有官威赫赫的知州？

隔着陈旧的岁月，在一首又一首《长沙劝耕》诗里，仍能看见真德秀一袭布衣，坐在潭州春种秋收的田埂上，擦一把汗水，喝一碗凉茶，与农人侃侃而谈的样子。

那时，湖湘之地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常常因此遭受饥荒之苦。嘉定十七年(1224年)夏天的长沙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即便民众在真德秀的带领下利用星罗于田间地头的陂塘积极抗旱，但不过是杯水车薪。陂塘很快就见底了，正在灌浆期的稻穗在炽热的阳光下虚弱得像没精打采的孩童。站在湘江亭上，心急如焚的真德秀对着汨汨的湘江水不停自语：“洋洋湘流，神龙遁宅。盍哀斯人，亟沛之泽。膏我田畴，活我黍稷。庙于江神，维以报德。”说来也奇怪，就在当晚，整个潭州大雨倾盆，下了近一个时辰。旱情缓解后，真德秀效仿朱熹曾经设立社仓的做法，在潭州12个县设仓，每仓都储藏数万石粮食，以防防水旱灾害造成的饥荒。另外，还设赡给制和义阡，专门对潭州一部分无力承担丧葬、婚嫁、生养子女的贫苦百姓给予救济。真德秀任职潭州两年后，长沙再一次呈现出“游女似京都”的繁华，给后人留下了无限念想，而真德秀则融入了长沙城的地名和掌故中，在坊间流传。

真正明了儒家之道，而不是儒名墨习。

“自古楚有材，藟藟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贤生否。”“古之读书，凡以为己。躬行孝悌，由义而仕。”一身儒衫的真德秀在学官大成殿的廊檐下，细读着王安石为这座治平元年(1064年)由庙学改建而成的学官留下的诗文，一边暗暗赞叹，一边环顾略显陈旧的建筑，听着学官的木铎声掺杂着庙宇的钟磬声传入耳际，隐隐感觉到一丝违和，是啊，天地、君臣、星辰、河岳、草木、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道，儒有儒道，佛有佛道……此刻，在真德秀心里萌生出改修学官的想法，“徒以儒者之官而杂浮屠之制，犹思正之”。

祭祀典礼上，面对朱洞、周式、刘珙等湖湘先贤的画像，真德秀再次向学子们细数湘学的源远流长，鼓励学子们多读朱熹、张栻的书以明经明道，期待学子们在下半年的秋试中应试及第，入世一展经世之才。

“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舂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所著《论语详说》《读史知言》等书，皆有益于后学。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今秋试之期尚远，群居暇日，正当培养义理之源，务求有用之实。”

长沙的学子们果然不负真德秀所望，一篇洋洋洒洒，倡导学以经世，学以致用的《潭州劝学文》还在长沙学官的梁檐间回荡，秋试的捷报就传到了潭州。“真公，真公，中了，中了！”正在田间躬身秋收的真德秀听见叫喊声，直起身躯，望着田埂上手舞足蹈的学正钟景仁。听闻喜报的真德秀和钟景仁来到学官，向学子们送上祝贺与期许，欣然写下《长沙新第呈诸学士》：“莫清波潇江，莫峻彼衡岳。澄光挾秀气，日夜相回薄。月吸珠含胎，虹贯玉生璞。子方有苗裔，温然粹而慤。一童与三何，双凤两鸞鷟……良才国之宝，一见我心乐。”

几度“嗟余吁鼓应官去”，几度“走马兰台类转蓬”，潭州，也许只是真德秀变幻起伏的宦海中的一个顿号。那一文一说一记，不过是众多著述中的薄薄几页，但真德秀和他的诗文注定会刻在长沙的记忆里，成为打开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组密码。

《御其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俟焉亢爽；列戟之门，学扁揭焉》

“谬赞，谬赞，真某还有一首更好的诗送给各位大人呢！”环视一遍叫好的各位县令，真德秀躬了躬修长的身躯，左手牵起宽大的袍袖，右手再次挥笔，在纸上行云流水般地写将起来，湘江亭里只听得见毛笔在纸上游走的沙沙声。须臾，真德秀便放下笔，直起身来。见他写字，众人一起拥挤到案前，其中一位县令一边看，一边轻轻地吟着，渐渐地，人声静下来，只剩流淌的湘江水和着一句一句的诵诗声：“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时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夕湘亭一卮酒，直烦散作十分春。”

“看来，真公爱民如子的政声诚不虚也！”读完，众人一边向真德秀投出敬佩的目光，一边在心中暗暗自语。

由于跟金国持续拉锯式的战与和，加上连年不断的竞争与自然灾害，真德秀深知，此时的南宋早已不复“乾淳之治”时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而田地荒芜，百业萧条也已成常态。

在潭州，除了给僚属立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16字箴言之外，真德秀最关注的还是农事，甚至下到田间地头了解民情。

“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只为空言难感动，须将实意写殷勤。”次年春天，尽管真德秀发布了一系列劝导和鼓励农耕的政令，眼看着春耕季节越来越近，但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似乎仍有些无动于衷。真德秀想，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于是，他换上粗布衣裳来到一处田庄，看见偌大的一块水田里只有一人一牛在劳作。他挽起裤腿，安静地坐在田埂上，等到田里的人累了回到田埂边喝水小憩的时候，便与之交谈起来。原来，因为粮食是制酒的主要原料，历代的酒税钱均摊到了田亩，按亩征收，俗称“椎酷”；还有一种“和余”，起初是朝廷为了储备军粮或赈灾粮，从老百姓手中收购余粮，到后来就成了强制摊派，而且数目还大大增加了，所以，不少百姓宁愿去逃荒，也不想种田了。

了解了原因，真德秀立即着手对酒税进行改革，把实行多年的酒类专营改为民间通商，自由买卖；并对不合理的“和余”予以免除，潭州百姓举手相庆。这就是有名的“罢椎酷，免和余”。

“使君元起自劬犁，田野辛勤事总知。要为民除十害，肯容苛政夺三时。”为了鼓励农桑，看着废除苛政后的潭州百姓在田地里忙碌的身影，真德秀甚至自己也选了一块官田亲自耕种。

“田里功夫著得勤，翻锄须熟粪须匀。插秧更要当时节，趁取阳和三月春。”“闻说陂塘处处多，并工修筑莫蹉跎。十分汲取盈堤水，六月新阳奈汝何。”“千金难买是乡邻，恩意相欢即至亲。年若少时易敬老，家财足后合怜贫。”施肥、插秧、修整水塘、灌溉抗旱、邻里融洽……在真德秀这些平白如农谚的劝耕诗里，只有语重心

诗文，这其实远远偏离了圣人对教育的本意呀！现在的学子果真是为自己而学，还是像汉唐学子为利而学呢？为自身修养而学的，一定是穷尽透析文章义理，不达圣贤之境界决不休止；为达利益而学的，如果能通过文章谋个爵禄就会心满意足。这也是治学者的正邪之分，何为大道，何为歧途，就请陈教授把我的见解告诉学官的学子们，行吗？

真德秀的侃侃而谈，陈教授时而闪过思索的眼神，时而擦拭额上的汗珠，听他说完，陈瑞甫已是一脸敬肃地说：“敬闻命矣……公之淑君子者厚矣，请揭其言于学以为士则。”

“尝闻之孔子矣，岂不曰‘古之学者为己’乎？自汉以经术求士，士为青紫而明经，唐以文艺取士，士为科目而业文，其去圣人之意远矣。今之学者其果为己而学欤？其亦犹夫汉唐之士，有所利而学也？如果为己而学，则理不可以不穷，性不可以不尽。不至乎圣贤之域弗止也。若有所利而学，则苟能操觚吮墨，谋爵禄而贾轩舆，斯足矣。放失其心弗顾也，异类其行弗耻也，此学者邪正之歧途也，请以淑吾士可乎？”真德秀这篇论述治学的《潭州示学者说》，更像一则警世恒言，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涵养出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博大胸襟，也令当时南宋的“四方文士诵其文，想见其丰采”。

游历天下，终身不仕的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读完《潭州示学者说》，抑制不住内心的仰慕之情，专程到潭州拜见真德秀，并尊其为师。“致身虽自文章选，经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为即伊吕，使其不遇亦丘阿。长沙地窄官衣阔，明月池干春水多。天以一贤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戴复古这首《湖南见真师》虽有干谒之嫌，但也为长沙平添了一段传世佳话。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仲春，又是一年文庙春祭时。五更即起的真德秀沐浴更衣完毕，步出潭州府衙，向潭州文庙走去。长沙州府学官就紧贴在文庙西侧，任职潭州以来，他也不止一次地去学官督学，与学子和学子们讨论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宏的《知言》、二程、张栻与朱熹的心学，以及自己所理解的正人先正心，“人之一心，广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体也”。但今天，他不想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而是要像劝耕一样劝导潭州学官的学子们勤读书，而且要勤读二程、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的书，从

《御其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俟焉亢爽；列戟之门，学扁揭焉》

“长沙一别两悠悠，梦想潇湘带橘洲。欲寄行人数行字，行人不作置书邮。”“三湘七泽云连水，短棹意行无远迹。”“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真德秀知道，他将去的潭州是朱熹念念不忘的地方，是前左丞相周必大精研学术、印刷各类典籍的地方，亦是陆游向往的人文荟萃之所，更是湖湘经世文化的源头。

长沙，长沙，你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深秋的长江水瘦天长，一叶行舟，载着真德秀修长身躯和满怀思虑，从临安出发，溯江而上，缓缓驶入壮美的湖湘文化的历史长卷湘江之中。

“濯足夜滩急，晓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自长江入浩渺洞庭，过洞庭沿湘江直抵长沙，橘子洲秋色正浓。一路饱览潇湘的湖光山色，一路遥想当年张孝祥在泛舟湘江时，是否也有相似的惆怅？“偶泛长沙者，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遥想那年朱熹停舟江边时，是否也有初识潇湘的欣喜？从朱张渡口登岸，回看一江之隔的岳麓书院，真德秀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朱张会讲”时数千学子同渡的盛况，还能看见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儒并肩而行，相互探讨、唱和的背影。

在朱张渡口伫立良久的真德秀清楚地知道，这终究只是历史留给潭州的一抹剪影。“朱张会讲”已经过去55年，朱熹主政潭州也是28年前的事了，尤其经过史弥远推波助澜下的“庆元党禁”对程朱理学的长期残酷打压，以经世致用的程朱理学思想为内核的湖湘学派，如今学术氛围虽依然浓厚，但秋日湘江之水，已不复夏日之盛。作为南宋时期继朱熹之后与魏了翁并称的理学正宗传人，真德秀深知，没有胸怀经世思想的人才，又何谈治国平天下？一念及此，初到潭州的真德秀不由得心里陡然沉重起来。

在真德秀的理学思想里，他认为人与动物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真德秀把这些哲思融进自己的理政之中。

转眼就是除夕，这一年岳麓山的梅花开得格外素淡，真德秀登上橘子洲头那座被刘长卿、元稹、孟宾于以及朱熹等历代文人墨客吟咏过的湘江亭，凭栏而望，湘江如带，岳麓如黛；江面舟子，江岸梅花。初到长沙的真德秀面对这潇湘风物，想到自己这次外放潭州的前后曲折，想到被污为“伪道学”的程朱理学，百感交集：“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如黛；江面舟子，江岸梅花。初到长沙的真德秀面对这潇湘风物，想到自己这次外放潭州的前后曲折，想到被污为“伪道学”的程朱理学，百感交集：“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看着这位名满京华的新任上州填完这首《蝶恋花》词，待在一旁的潭州12位县令纷纷喝彩。而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还是潭州知州，他把与下属们第一次集体见面的地方选在这湘江亭上当然自有深意。

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铍基，不如得时。”究竟是世事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世事，历史从来不会给出两全的答案。就如同真德秀，他终究做不成力挽南宋大厦于将倾的“治世能臣”，只能做一位丰满了湖湘文化的“经世学者”，在历史的光影里，在老龙潭，在湘水边，在岳麓山下，在文庙坪，留给长沙宛若惊鸿一瞥的清影。

作为南宋后期“直继如晦”的儒学宗师，整饬吏治，抚恤民生，安定社会还不是真德秀的所有，大力兴办府、州、县三级官学，向学子们传播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培育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事。

以潭州学官、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为主体的潭州三学，在宋朝历代潭州知州和学者的主持下早已闻名遐迩，作为州学的长沙学官更是人才辈出。但自从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调离潭州，理学被禁，学子在策论答题中甚至连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中的章句都不能引用，这让无数湖湘学子深受影响，长沙学官的学术氛围也不复以往。十多年过去，在真德秀与好友魏了翁多次上书劝谏下，封禁程朱理学的坚冰终于开始渐次消融。

这日午后，处理完公务的真德秀漫步来到静谧的长沙学官，怕打扰到正在钻研儒家经典的学子们，便蹑手蹑脚来到教授陈瑞甫的起居间。见知州来督学，陈教授赶紧招呼坐下，看茶。陈瑞甫一边和真德秀闲谈，一边在心里暗忖：早就听说真知州的学问是继朱子之后第一人，我何不就此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呢？于是，他向真德秀一揖，问道：“您自从来到潭州，不仅亲自审定新的教材，还四处筹措资金改善学官的治学条件，让学子们生活起居无忧。您的学问这么大，为什么不直接教学子们一些儒家典籍中的经义呢？”

看来这陈教授还是太急躁了，没分清教育与教学的概念呀！端起茶碗，揭起碗盖，拂了拂漂浮的茶叶，真德秀低头轻啜了一口，放下茶碗，笑着说：“解析文章义理是你们当老师的事啊，陈教授何出此言？我对你们的教育之道也有一些肤浅的领悟。就拿对‘古之学者为己’这句话来说，世人的理解就各有不同。汉朝时以经术取仕，学子们便为此而钻研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武

书邮。”

“三湘七泽云连水，短棹意行无远迹。”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真德秀知道，他将去的潭州是朱熹念念不忘的地方，是前左丞相周必大精研学术、印刷各类典籍的地方，亦是陆游向往的人文荟萃之所，更是湖湘经世文化的源头。

长沙，长沙，你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深秋的长江水瘦天长，一叶行舟，载着真德秀修长身躯和满怀思虑，从临安出发，溯江而上，缓缓驶入壮美的湖湘文化的历史长卷湘江之中。

“濯足夜滩急，晓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

自长江入浩渺洞庭，过洞庭沿湘江直抵长沙，橘子洲秋色正浓。一路饱览潇湘的湖光山色，一路遥想当年张孝祥在泛舟湘江时，是否也有相似的惆怅？

“偶泛长沙者，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遥想那年朱熹停舟江边时，是否也有初识潇湘的欣喜？

从朱张渡口登岸，回看一江之隔的岳麓书院，真德秀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朱张会讲”时数千学子同渡的盛况，还能看见朱熹和张栻两位大儒并肩而行，相互探讨、唱和的背影。

在朱张渡口伫立良久的真德秀清楚地知道，这终究只是历史留给潭州的一抹剪影。

“朱张会讲”已经过去55年，朱熹主政潭州也是28年前的事了，尤其经过史弥远推波助澜下的“庆元党禁”对程朱理学的长期残酷打压，以经世致用的程朱理学思想为内核的湖湘学派，如今学术氛围虽依然浓厚，但秋日湘江之水，已不复夏日之盛。

作为南宋时期继朱熹之后与魏了翁并称的理学正宗传人，真德秀深知，没有胸怀经世思想的人才，又何谈治国平天下？

一念及此，初到潭州的真德秀不由得心里陡然沉重起来。

在真德秀的理学思想里，他认为人与动物其形体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其与禽兽之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在形体上有别于禽兽，更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真德秀把这些哲思融进自己的理政之中。

转眼就是除夕，这一年岳麓山的梅花开得格外素淡，真德秀登上橘子洲头那座被刘长卿、元稹、孟宾于以及朱熹等历代文人墨客吟咏过的湘江亭，凭栏而望，湘江如带，岳麓如黛；江面舟子，江岸梅花。初到长沙的真德秀面对这潇湘风物，想到自己这次外放潭州的前后曲折，想到被污为“伪道学”的程朱理学，百感交集：“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如黛；江面舟子，江岸梅花。初到长沙的真德秀面对这潇湘风物，想到自己这次外放潭州的前后曲折，想到被污为“伪道学”的程朱理学，百感交集：“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

看着这位名满京华的新任上州填完这首《蝶恋花》词，待在一旁的潭州12位县令纷纷喝彩。而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还是潭州知州，他把与下属们第一次集体见面的地方选在这湘江亭上当然自有深意。

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铍基，不如得时。”

究竟是世事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世事，历史从来不会给出两全的答案。

就如同真德秀，他终究做不成力挽南宋大厦于将倾的“治世能臣”，只能做一位丰满了湖湘文化的“经世学者”，在历史的光影里，在老龙潭，在湘水边，在岳麓山下，在文庙坪，留给长沙宛若惊鸿一瞥的清影。

作为南宋后期“直继如晦”的儒学宗师，整饬吏治，抚恤民生，安定社会还不是真德秀的所有，大力兴办府、州、县三级官学，向学子们传播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培育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事。

以潭州学官、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为主体的潭州三学，在宋朝历代潭州知州和学者的主持下早已闻名遐迩，作为州学的长沙学官更是人才辈出。

但自从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调离潭州，理学被禁，学子在策论答题中甚至连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中的章句都不能引用，这让无数湖湘学子深受影响，长沙学官的学术氛围也不复以往。

十多年过去，在真德秀与好友魏了翁多次上书劝谏下，封禁程朱理学的坚冰终于开始渐次消融。

这日午后，处理完公务的真德秀漫步来到静谧的长沙学官，怕打扰到正在钻研儒家经典的学子们，便蹑手蹑脚来到教授陈瑞甫的起居间。

见知州来督学，陈教授赶紧招呼坐下，看茶。陈瑞甫一边和真德秀闲谈，一边在心里暗忖：早就听说真知州的学问是继朱子之后第一人，我何不就此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呢？

于是，他向真德秀一揖，问道：“您自从来到潭州，不仅亲自审定新的教材，还四处筹措资金改善学官的治学条件，让学子们生活起居无忧。您的学问这么大，为什么不直接教学子们一些儒家典籍中的经义呢？”

看来这陈教授还是太急躁了，没分清教育与教学的概念呀！

端起茶碗，揭起碗盖，拂了拂漂浮的茶叶，真德秀低头轻啜了一口，放下茶碗，笑着说：“解析文章义理是你们当老师的事啊，陈教授何出此言？

我对你们的教育之道也有一些肤浅的领悟。就拿对‘古之学者为己’这句话来说，世人的理解就各有不同。汉朝时以经术取仕，学子们便为此而钻研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

究经学，隋唐以诗歌词赋取仕，学子们便研</